

對星雲大師人間佛教「四的」定義的理解

李利安

西北大學玄奘研究院院長

摘要

星雲大師將人間佛教定義為「佛說的、人要的、淨化的、善美的」教法，其中，「佛說的」堅守了佛教的正統傳承，體現佛教信仰的神聖性和崇高性，顯示有法可依；「人要的」堅守了佛教的現實關切，體現了佛教社會功能的生活性和世俗性，顯示有人可用；「淨化的」堅守了佛教的基本道路，體現了佛教實踐方法的內在性和精神性，顯示有路可走；「善美的」堅守了佛教的價值取向，體現了佛教信仰訴求的正義性和大同性，顯示有福可享。「四的」分別以信佛所說、解人所要、行淨所治、證善所成為核心，融信、解、行、證於一體，體現了人間佛教以佛為皈、以人為本、治心為上、同歸善美的根本特質，為人間佛教建立了一個具有精神凝聚力和信仰認同性的文化共識平台，對全球化時代三大語系佛教的會通，乃至人類多元宗教的對話合作，均具有積極的意義。

關鍵字：星雲大師 人間佛教 定義

對星雲大師人間佛教「四的」定義的理解

自從人間佛教這個概念誕生以後，「人間佛教是什麼？」便成為一個必須回答的問題。近年來隨著社會大眾對人間佛教的關注，這個問題便更具現實的意義。星雲大師將人間佛教定義為「佛說的、人要的、淨化的、善美的教法」，引起教內外的普遍關注。2021年「人間佛教青年學者論壇」上還有專文進行探討，¹程恭讓教授也曾高度肯定大師對人間佛教的這一定義，並將其稱之為人間佛教的「四句教」，認為是大師「一生佛教思想與理論的結晶」，「言簡而意賅，文淺而義深，實際上包含了大師關於人間佛教的教體與教用的重要精微思想」，²但總體上看，對大師這一思想的研究還比較薄弱，其中所涉及的一些問題還值得進一步探討。

一、引言——概念的定義及人間佛教定義的形成

「概念」是人類認識外在事物的結果，所以人類觀察世界範圍的不斷擴大以及新鮮事物的不斷產生，必然激發人類不斷提出新的概念。概念的定義也就是概念內涵和外延的確定，代表著人類對概念所指代的那個事物的認識，而一個定義的認同度越高，代表著人們理解這個事物的共識度越高。

自從人間佛教誕生以來，圍繞人間佛教的性質、意義和方向等問題就一直爭論不休。質疑、觀望、讚歎等各種態度的背後，不同程度地攜帶著對人間佛教這一新生事物的不同認識。總體上看，關於人間佛教定性問題的爭論可能主要有以下幾個類型：第一，人間佛教是不是游離於佛教正統之外的一個新的文化現象或宗教類型；

1. 陳陶：〈「佛說的、人要的、淨化的、善美的」之研究〉，財團法人佛光山人間佛教研究院編：《2021年度人間佛教青年學者論壇論文集》，2022年1月1日。

2. 程恭讓：《星雲大師人間佛教思想研究》，高雄：佛光文化，2018年，頁760。

《人間佛教》學報·藝文 | 第三十八期

第二，人間佛教是不是突破佛教範疇、以佛教文化為支撐的一種社會團體或社會運動，也就是說，人間佛教還是不是一種宗教或宗教意義的佛教；第三，人間佛教是不是一種與傳統漢傳佛教並立的新佛教；第四，人間佛教是不是漢傳佛教內部的一個新宗派，與傳統的禪宗、淨土宗等彼此並行；第五，人間佛教是不是近現代以來諸多佛教思潮之一，也就是僅僅是一種觀念的存在和實踐的指導；第六，人間佛教是不是佛教自身在近現代社會的存在，或者從歷史到今天的實際情況來看，是不是中國漢傳佛教在當下這個時空內的佛教本身，也就是說，人間佛教就是今天的漢傳佛教或今天的佛教。以上這些爭論本質上都屬於人間佛教的定性、定位和歸屬問題，從哲學的角度來看，這是人間佛教這一概念的定義問題。

給一個概念進行定義的一般方式是：概念 = 種差 + 屬概念。一個概念的內涵是人們通過對這個概念的分析，而得出的關於這個概念所指向的那個事物的內在特性，而一個概念的外延則是人們對這個概念所指向的事物的範圍的認識。例如，將「人」這個概念定義為能夠製造工具的動物，那麼「能夠製造工具」便屬於種差，「動物」則是屬概念。很多人在此定義的基礎上，又發現了很多屬於「人」這個概念之種差的規定，如能夠使用語言、具有思惟能力、擁有社會角色，甚至有人還認為「人」是具有信仰本能的動物，這樣一來，等於形成多重種差並立的一種定義，即：「人」是能夠製造工具、能夠使用語言、擁有思惟能力、擁有社會角色、具有信仰潛質的一種動物。當人們對「人」這個概念有了這樣的認識之後，有關「人到底是什麼？」的這個問題，以及背後所包含的「人」的本質、特性、價值等問題便都比較明朗清晰了。

當然，以「人」這個概念為例說明人間佛教定義問題的重要性，

對星雲大師人間佛教「四的」定義的理解



先認識「人」的概念之後，才能了解有關「人到底是什麼？」的種種問題。

或許還不是特別容易理解，畢竟在急速運轉和複雜寬廣的現代社會，人間佛教還是一個不受重視的領域。經過一百年的努力，至今人間佛教依然處在繼續轉型的過程之中，在重重阻力中勇敢摸索，不斷

完善。所以，認識這一概念背後所指向的歷史真實，自然平添了很多困難。總體上看，學界認為人間佛教是佛教的現代化轉型，在思想與實踐、組織與制度，乃至精神氣象與生活方式等方面，都呈現出強烈的現代氣息，但具體而論，共識尚未形成，爭論依然存在，這對人間佛教信仰認同和精神凝聚是不利的，所以，尋找共識應該是時代的使命。

星雲大師在建構人間佛教共識方面最突出的表現，就是對人間佛教進行定義。大師曾經回憶說：

說起人間佛教，記得在二〇〇〇年春節時，威斯康辛大學終身榮譽教授高希均先生住在佛光山，有一天早上，我陪他吃早餐，他是佛教之友，突然問我：「什麼叫做人間佛教？」我沒有想過這個問題，不過，在教授的問題前面，我總應該要提出一個說法回答他。我就說：「人間佛教就是佛說的、人要的、淨化的、善美的教法。」他一聽，面

《人間佛教》學報·藝文 | 第三十八期

露喜色說：「哦！那我懂得什麼是人間佛教了。」³

而在《佛光山之歌》中，對「人間佛教」一詞的註解是：「人間佛教：指佛說的、人要的、淨化的、善美的，能夠增進人生幸福的教法。」⁴

按照我們前面提到的定義方法，「教法」是屬概念，「佛說的、人要的、淨化的、善美的」是並立的四個種差，所以，這是一個符合概念定義方法的人間佛教定義，我們將此簡稱為「四的」，意為四個真實屬性與標準，它們分別揭示了人間佛教的屬性與軌則以及用途與價值，涉及信仰的客體、主體、方法與目標等問題，值得深入研究。正如星雲大師所期待的：「你們去解讀、去研究『佛說的、人要的、淨化的、善美的』十二個字，就是人間佛教最高理想。」⁵

二、「佛說的」與「人要的」——信仰與人生的對接

(一)「佛說的」——神聖性與正統性的建立

星雲大師曾專門講過「佛說」的形成：

釋尊說法四十九年，為後世留下千古不滅的真理。當時沒有文字，這些教理都是以口口相傳的方式記憶傳承。佛陀入滅後，弟子們為了避免遺教散佚和確立教法，以大迦葉

3. 星雲大師：〈第六章 總結〉，《星雲大師全集 25·第二類【人間佛教論叢】01·人間佛教佛陀本懷》，高雄：佛光出版社，2018年1月初版3刷，頁394-395。以下引用《星雲大師全集》皆為2018年1月初版3刷版本。

4. 星雲大師：〈第二課 佛光山之歌〉，《星雲大師全集 101·第三類【教科書】60·金玉滿堂9·人間音緣》，頁14。

5. 星雲大師：〈信仰正道〉，《星雲大師全集 121·第四類【講演集】18·隨堂開示錄7·青年勉勵(2)》，頁66。

對星雲大師人間佛教「四的」定義的理解

為上首的五百弟子，進行第一次的經典結集，由阿難誦經，優婆離誦律，然後由諸長老將誦出的經、律檢討修訂，審定出佛說的部分；其次又經過第二、第三、第四次的經典結集，輯成三藏十二部經流傳於世。⁶

可見，星雲大師對印度佛教歷史上四次結集的評價是「審定出佛說」。

「佛說」作為佛教正統性的唯一標準，在歷史上也曾經出現過很多爭論，其中最激烈的也是影響面最廣的一次，應該是大乘佛教經典大量湧現以後，這種爭論大約到西元四世紀左右達到高峰。在這一爭論過程中，很多人懷疑大乘經典的「佛說」性質，提出「大乘非佛說」的判定，引起大乘信仰者的積極回應，他們提出各種證據和理由，證明這些經典也是佛說的。

我們在這裡不具體討論這些爭論，但我們從這些爭論可以證明一個基本史實，那就是「佛說的」一直具有最強的感召力和最普遍的認同性，是佛教正統傳承的唯一合法性依據。堅持「佛說的」，就是堅持正統傳承，也就是確保這一合法性基礎。從那時到現在，凡是佛教，必然堅持這一基本原則，也就是必然以「佛說」作為全部理論和實踐的根本性依據，並以此為判定是否正統的權威標準。所以，星雲大師一再強調：「人間佛教不是我或太虛大師創立的；探本究源應是釋迦牟尼佛的學說。」⁷

大師的這個表態是極為重要的，因為事實上，很多人一說到人

6. 星雲大師：〈佛學的組織法第一篇 三藏十二部〉，《星雲大師全集43·第三類【教科書】02·佛教叢書2·教理（2）》，頁351。

7. 王力行：〈編者序——佛說的、人要的、淨化的、善美的人間佛教〉，收入星雲大師：《星雲大師全集199·第五類【文叢】65·星雲智慧1》，頁36。

間佛教，都認為是源於太虛大師，成於星雲大師，似乎人間佛教是佛教之外的另一種佛教或另一種宗教文化，也正是有這種或顯或隱的判斷，很多人觀察人間佛教都會在佛教正統體系之外分析其與現代社會的接軌，甚至懷疑其信仰的純正性和神聖性。大師在定義人間佛教的時候，除了強調人間佛教的社會價值外，也特意強調人間佛教的「佛說」性質，除了「四的」中第一條是「佛說的」外，他還多次明確指出，人間佛教來自佛陀：「人間佛教，簡單說，就是佛說的、人要的、淨化的、善美的，不是哪一個人的，人間佛教是佛陀的。」⁸ 大師多次講到，佛陀時代的佛教就是人間佛教，今天所宣導的人間佛教就直接來自佛陀時代的教法。

至於哪些是「佛說的」，這是一個很複雜的問題，因為佛陀一生說法 49 年，誕生了太多的「佛說」。而且，佛陀是大醫王，他善於應病與藥，因機施教，分別說法，從而出現了種類不同、次第有別、意趣各異的「佛說」。大師曾經說：「我認為『佛說的、人要的、淨化的、善美的』，就是人間佛教。所以，三皈、五戒、四聖諦、十二因緣、八正道、六度萬行、四弘誓願、緣起中道等，都是人間佛教。人間佛教就是佛教的總匯。」⁹ 還有一次，大師講到人間佛教時說：

多年來我在世界各地推動人間佛教，所謂「人間佛教」，就是以佛法來美化人間，也就是把佛陀對人間的教化、開示，一一落實在生活裡，透過對佛法的理解與實踐，增加人間的幸福、快樂、美滿。所以我把「人間佛教」定義為

8. 星雲大師：〈人間佛教實踐的理念之一〉，《星雲大師全集 122·第四類【講演集】 19·隨堂開示錄 8·青年勉勵（3）》，頁 161。

9. 同註 8，〈佛光人的理念〉，頁 111。

對星雲大師人間佛教「四的」定義的理解

「佛說的、人要的、淨化的、善美的」，舉凡「佛說的」三皈五戒、四攝六度、四無量心、緣起中道、無常苦空、五停心觀、三十七道品等有助於提升人性之「淨化、善美」本質，也就是人生所需要的教理，都是人間佛教所要弘揚的佛法。¹⁰

僅僅從這兩處講話來看，大師所列舉的「佛說」便包括早期佛教的四諦、八正道、十二因緣、無常苦空、五停心觀、三十七道品以及大乘佛教的四弘誓願、四攝六度、四無量心、緣起中道，以及佛教最根本的制度三皈五戒等，可謂內容豐富，種類多樣。

另外，大師還曾經說過，佛教中出現的一些思想和概念，如十大弟子、十八羅漢、四大菩薩等，其實並非佛直接說出來的；很多的戒律，也只是在一定的具體因緣時空下，為了具體的形勢和目的而制定的，當然不宜死搬硬套；還有一些制度是後世演變中出現的，如八敬法，當然更不是佛說了。所以，在傳世的律和論這兩種經典中，有很多是值得進一步鑑別的，而鑑別的原則就是「唯有一乘法，無二亦無三」，具體的操作則看其是否「能夠安住在平等法的上面」。

（二）「人要的」——世俗性與現代性的建立

佛教將宇宙間的所有生命劃分為十大類型，即「十法界」，其中有四類已經解脫了痛苦的聖者：聲聞、緣覺、菩薩、佛，還有尚未解脫痛苦的地獄眾、餓鬼、畜生、阿修羅、人、天神。佛法是一種解脫法門，當然是為了生命的解脫而來的。在尚未解脫的六種生

10. 星雲大師：〈第三章 人間佛教的慧學〉，《星雲大師全集 26·第二類【人間佛教論叢】02·人間佛教的戒定慧》，頁 248。

《人間佛教》學報·藝文 | 第三十八期

命中，天神安逸幸福，只知享樂，自認無須聽聞佛法；阿修羅好鬥，遠離佛法；畜生愚痴，無法理解佛法；餓鬼和地獄眾生痛苦慘烈，無暇顧及佛法。所以，儘管佛教認為眾生有多種類型，但只有人類是最適合聽聞佛法的，也只有人類才能借助佛法悟道，獲得解脫。這麼說來，佛法，本來就是專為人類設計的一套認識生命痛苦和未來歸宿，並獲得最終解脫的一種理論體系和實踐體系。大師說「凡是佛法、對人說的就是人間佛教」，¹¹以「佛法」和「對人說」的並列統一來定義人間佛教，正是「佛說的」和「人要的」的真義所在。

所以，大師在確定人間佛教是「佛說的」這個信仰性前提之後，便提出第二個標準——「人要的」。他說：

人間佛教是「佛說的」，也是「人要的」，因此人間佛教既要符合「佛說的」，還要順應「人要的」。人在世間生存，不能沒有國家的保護，也不能缺少社會大眾的因緣成就。可以說，人從出生那一刻開始，就離不開衣食住行等各種資生用物的物質生活，這就有賴士農工商等社會大眾的相互幫助。有了吃穿日用，精神方面還要有親情、愛情、友情、恩情等各種淨化的感情生活，乃至提升人格、性靈的藝術生活；更重要的是，人有生死問題，所以不能沒有信仰的生活。¹²

大師在這裡提出「人要的」基本背景，人在這個世間生存，大到國

11. 星雲大師：〈我所認識的人間佛教〉，《星雲大師全集 118·第四類【講演集】15·隨堂開示錄 4·教育講習（4）》，頁 99。

12. 星雲大師：〈第一章 總說〉，《星雲大師全集·第二類【人間佛教論叢】01·人間佛教佛陀本懷》，頁 79-80。

對星雲大師人間佛教「四的」定義的理解

家，小到身邊的一般民眾，從吃穿日用，到感情生活，再到人格提升，甚至性靈的層面。

從這些論述可以看出，所謂「人要的」不僅僅是六道中的人類，而且是生活在人間的人，而不是死去



人間佛教是「佛說的」，也是「人要的」。圖為倫敦佛光山第一場官方認證的佛化婚禮。
(馬子荃 / 攝)

的人，或者身處寺院圍牆之中的人，更不是逃離人間退避山林的人。大師有一次這樣解釋「人要的」：「人間佛教是大家所需要的，不是死了以後才需要。」¹³ 大師這種解釋是有背景的，也是有所指的，因為明清時期的佛教具有極其濃厚的超度亡靈的色彩，以至於人們認為佛教就是對治死亡的一種方法，成為一種死人的佛教，與此相關的則是關於來世的信仰，具有強烈的脫離人間的特徵。加之政權的打壓與限制，佛教寺院故步自封，退避山林，成為山林佛教或寺院佛教。

有次大師特別解釋為何是佛教卻要加「人間」二字：

人間佛教，簡單說，就是佛教。為什麼要加一個「人間」？因為二千多年來，佛教的發展流傳慢慢地有所偏狹，成為山林的、自修的、老人的、學術的，對社會人民生活，好

13. 星雲大師：〈對佛教團體的期望〉，《星雲大師全集 117·第四類【講演集】

14. 隨堂開示錄 3·教育講習(3)》，頁 70。

《人間佛教》學報·藝文 | 第三十八期

像慢慢地遠離了。¹⁴

通過這一解釋，我們知道，大師所謂「人要的」，是普遍的人要的，不是個別或特別的群體如鑽研佛教學問的人、退避山林清修的人、專供老人家們安享晚年迎接死亡的人、閉門自修的人要的，「人要的」是具有人間性和普濟性的。

大師說：

「人要的」是人間佛教，是我們人要的。我不要鬼的佛教，也不要畜生的佛教，我要的是能給我安身立命、能給我人格昇華、能給我道德提高、能給我與人相處和諧結緣，讓我的人生能擴大、昇華、發展，我需要這種佛教。¹⁵

大師在這裡提出「人要的」諸多具體內涵，包括安身立命、人格昇華、生命的擴大等超越一般生存問題的生命訴求，可見大師所說的「人要的」不但專指所有生命中的人類需求，而且是人在現世和此岸時的需求，特別是社會人群中生活的人的現實需求，而且更指向人類精神安頓與終極超越的那些需求。

（三）「佛說的」與「人要的」之間的多重關係

從佛法源流的角度來看，「佛說的」代表了法之源，既是對佛教歷史開端的尊重，也是對佛教教主的信仰，更是對佛教根本教義的堅守；「人要的」代表了法之流，既是對佛教歷史傳承的尊重，也是對佛教源流的當下接續，更是對佛教繼續流播於今的擔當。追

14. 星雲大師：〈佛教究竟是什麼〉，《星雲大師全集 133·第四類【講演集】30·隨堂開示錄 19·各類致詞（1）》，頁 329。

15. 星雲大師：〈宗風〉，《星雲大師全集 130·第四類【講演集】27·隨堂開示錄 16·對談專訪（3）》，頁 278-279。

對星雲大師人間佛教「四的」定義的理解

溯法脈之源頭，梳理法脈之流變，承接法脈的當下生存與未來延續，是人間佛教堅守「佛說的」與「人要的」這兩條標準的意義所在，二者分別體現了承上與啟下的文化自覺，也彰顯了人間佛教源於佛陀本懷的正統傳承。

從信仰所包含的主客體關係來看，「佛說的」代表了人間佛教的信仰對象，屬於信仰的客體；「人要的」代表了信仰者，屬於信仰主體，除了四眾弟子外，所有現世的人類都可以運用佛教的智慧來幫助自己應對現實的問題。所以，「佛說的」與「人要的」之間的關係，其實就是佛法與世間的關係，或者佛陀與人的關係。

從時空轉換的角度看，「佛說的」代表了 2500 年前古代印度恆河流域誕生的一種文明，具有時空的遙遠性與他方性，是一種源自異域的古老傳統；而人間佛教所說的「人要的」，則是當下任何一個接受人間佛教的地域內的人對這種古老傳統的傳承與運用，二者之間搭建了一種跨時空對接。這種對接從空間來看更多體現的是本土化轉型，而從時間來看則是一種傳統與現代的關係。

從聖俗關係來看，「佛說的」確定了人間佛教正統性、權威性，所以具有信仰的神聖性；「人要的」確定了人間佛教的人間性和生活性，所以具有信仰的世俗性。佛教，無論是南傳佛教，還是漢傳佛教，亦或是藏傳佛教，也無論傳統佛教還是人間佛教，只要還是佛教，自然都是以佛信仰為核心的，佛作為教主擁有至高無上的地位。佛之所以擁有這樣的地位，包括後來被神化之後所有的崇高，原本都是來源於佛陀的在菩提樹下的覺悟以及此後對這種覺悟之道的詮釋和傳播，所以，「佛說的」應該是佛教神聖性的第一來源。

「人要的」則從信仰的神聖領域回歸現實人生，以佛說應對現實生活，體現了對現實生活的關切，是神聖與世俗的對接。

總之，「佛說的」為法之印，可信可受，體現的是有法可依，此乃人間佛教的智慧之源；「人要的」為法之用，可奉可行，體現的是有人可用，為人間佛教的動力之源。從信解行證這一完整體系來看，信佛所說，解人所要，對佛說的領悟和對現實人生的關切均包含其中，體現了人間佛教客體與主體、傳統與現代、神聖與世俗以及呈上與啟下、淵源與流變等多重關係的彼此交織，也正是在這種交織與融會中，人間佛教才顯示出豐富的內涵和厚重的品格。

三、「淨化的」與「善美的」——方法與目標的呼應

（一）「淨化的」——實踐性與精神的建立

在修行實踐方面，佛教餽贈給人類的資源有三藏十二部，八萬四千法門，可謂琳琅滿目，豐富多彩，經過 2500 年的發展演變，又形成三大語系佛教並立發展的格局，僅在漢傳佛教之中就有八大宗派，分別彰顯其在念佛往生、明心見性、止觀雙修、中道實相、法界圓融、轉識成智、三密相應等不同方面的精采之處。面對佛教的歷史與現實，兼顧三大語系佛教的全部資源，統觀一切修行實踐，如果用一個關鍵詞來概括，或許「淨化」是最適合的。

《阿含經》中多次出現的一首偈頌曰：「諸惡莫作，眾善奉行，自淨其意，是諸佛教。」這句話被視為七佛通偈，至今依然是三大語系佛教一致認可的佛教定義，具有最廣泛的認同性。其基本含義可以劃分為兩個部分，其中「諸惡莫作，眾善奉行」相當於修福，是對行為的規範，「自淨其意」相當於修慧，是內心的淨化，也就是認識方式和變革，對接菩提這一佛教的根本法門。

佛教認為生命痛苦的根源是無明，無明就是煩惱，煩惱就是有漏，有漏就是汙染不潔。可見染是問題的根本，而淨化則是解脫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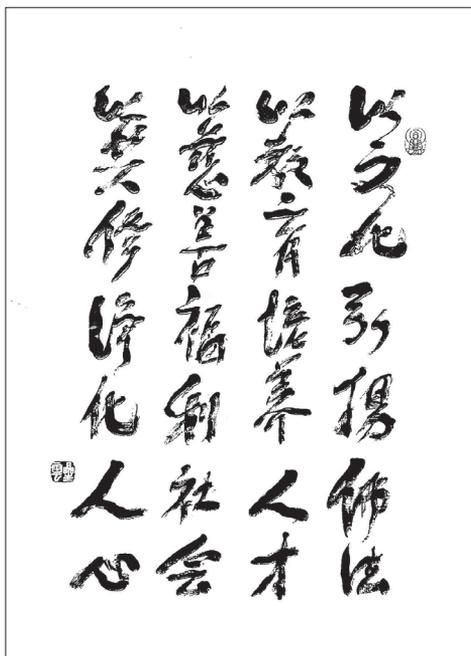
必由之路。由此觀察，佛教幾乎是用染和淨來解讀整個世界和生命現象。從生命來說，全部十類生命劃分為處在汙染之中的六類染眾和實現自我淨化的四類淨聖，而所有生命本來自性清淨，只是被客塵所染，從而沉淪苦海。整個苦海也就是不潔淨的穢土，即娑婆世界，釋迦牟尼之所以偉大就是他願意在這個不潔淨的世界教化眾生，而其他佛都在自己的淨土世界，於是，世界也被劃分為淨土和穢土兩類。至於佛教信仰的最高解脫境界涅槃，也被賦予四個特徵，即所謂常、樂、我、淨。

解脫生命痛苦的修行也可以劃分為染淨兩類。身口意三業清淨，則是淨業，身口意為惡，則是染業。眼耳鼻舌身意「六根清淨」是修行的基礎。佛經中常有「戒行清淨」「志清行淨」「恆持淨戒」等說法。星雲大師於 1983 年 4 月 30 日在大甲中正紀念館演講時說：「我們的身心無時無刻不在活動，在種種的活動中，難免產生種種的煩惱病患。佛經上說：『往昔所造諸惡業，皆由無始貪瞋癡。』要消除業障，必須根治我們身心的汙垢，而醫治的方法，就是淨化。」¹⁶可見，染淨之分成為苦樂、善惡、智愚等判斷的價值標準，既同生命和世界的解讀連繫在一起，也與全部修行體系結合在一起，具有一統佛法的作用。

星雲大師說：「有謂『佛法無量義，一以淨為本』，佛法這樣說、那樣說，不管怎麼說，都是要幫助我們去除煩惱染汙，回歸自己的清淨本性。」¹⁷在星雲大師看來，心淨則一切皆淨。大師在 1967 年

16. 星雲大師：〈身心安住的家園〉，《星雲大師全集 105·第四類【講演集】02·講演集 2·佛教與生活》，頁 215。

17. 星雲大師：〈心淨一切淨〉，《星雲大師全集 172·第五類【文叢】38·星雲說偈 2》，頁 60。



星雲大師一筆字：佛光山的四大宗旨

5月創建佛光山時，便將「以共修淨化人心」作為佛光山的四大宗旨¹⁸之一。大師解釋說：「唯有大家常常以法聚會，身心才會慢慢得到淨化。就好像耶穌教講『洗禮』一樣，把污穢罪業洗淨，可以去除無明煩惱，心靈可以擴大昇華。所以，『共修』就是淨化身心的意思。」¹⁹

「以共修淨化人心」的關鍵字有三個「修」、「淨」、「心」。其關係是：「共修」就是「淨化」，「淨化」專治「人心」。

「淨」只有通過佛教特有的智慧才可以獲得，所以大師宣導「開啟世人智慧的泉源，淨化其心靈，則生生世世受用無窮，是最為究竟的救濟。《金剛經》中說：若人以三千大千世界七寶持用布施，不及四句偈布施功德之大，是為證明」。²⁰智慧的作用則是經由淨心而得以發揮的，這種作用既在於身心自在，也在於國土莊嚴。星雲大師經常引用《維摩經》中

18. 佛光山四大宗旨：以文化弘揚佛法、以教育培養人才、以慈善福利社會、以共修淨化人心。參見星雲大師：〈第二十課 佛光山大事記〉，《星雲大師全集 80·第三類【教科書】 39·佛光教科書 11·佛光學》，頁 250。

19. 星雲大師：〈我建佛光山的因緣〉，《星雲大師全集 219·第六類【傳記】 14·百年佛緣 9·道場篇（1）》，頁 84。

20. 星雲大師：〈拾貳·問題答問篇〉，《星雲大師全集 61·第三類【教科書】 20·佛教叢書 20·儀制（3）》，頁 323。

對星雲大師人間佛教「四的」定義的理解

所說：「若菩薩欲得淨土，當淨其心，隨其心淨，則佛土淨。」²¹而「建設淨土應從淨化人心開始，唯有以宗教的因果觀念教育民眾慈悲護生，才是保育的根本之道。心內的環保做好，器世間的環保才能完成」。²²

那麼，如何理解佛教的其他修行方式和信仰訴求呢？大師說：「佛教不崇拜神權，佛教也不講究虛幻，佛教重視心靈的淨化……」²³至於佛教的往生與成佛信仰，大師認為也並不能取代治心這一根本：「過去佛教都叫人念佛求生西方極樂世界，也叫人修行成佛，其實不盡然。佛教最主要是讓人安心、自在、開悟、明白。」²⁴

（二）「善美的」——人間性和圓滿性的建立

佛教各派都相信生命的未來轉生，自然都期待轉生於三善道，避免轉生三惡道，生命未來境界的善惡界限是非常清晰的。從人間的未來美好來看，希望積累功德，善有善報，如《佛說五福德經》中所嚮往的長壽、多財、相貌端正、名譽遠聞、聰明大智。當然更終極的善報則是擺脫輪迴轉生，斷絕一切煩惱，享受生命的安詳自在。在這種終極美好方面，大小乘佛教又特別劃分出不同的類型，如具有永恆、快樂、主體、清淨四種品質的涅槃，環境和生命品質均提升至極致的西方淨土，以及彌勒下生後建成的人間淨土，當然

21. 《維摩詰所說經》卷1，《大正藏》第14冊，頁538下。

22. 同註20，頁324。

23. 星雲大師：〈佛教究竟是什麼〉，《星雲大師全集133·第四類【講演集】30·隨堂開示錄19·各類致詞（1）》，頁329。

24. 星雲大師：〈信仰的宗要是什麼〉，《星雲大師全集118·第四類【講演集】15·隨堂開示錄4·教育講習（4）》，頁141。

還有禪宗意義的唯心淨土。

對於一般人來說，儘管也關心終極超越後的美好，但輪迴中的生命必須在此岸中得以安頓，這也是人間佛教的主要訴求。從漢譯佛經的用詞來看，有關生命美好狀態的用詞比較常見的是「樂」、「喜」、「福」等，如「極樂」、「歡喜」、「福報」等，而對這種美好狀態的定性用詞常見的是「善」、「淨」，如「善道」、「淨土」等。從這個時代流行的現代漢語來說，「真」、「善」、「美」等漢字或許更具有哲學、倫理和美學等方面的意義，所以也更加具有感召力。「真」是如實，為事實判斷，而非「善」和「美」這樣的價值判斷，而人間佛教所要追求的美好當然是一種價值判斷，所以，儘管在佛經中很少有「善美」一詞，但大師立足現代社會和現代文化，用「善美」一詞來表達人間佛教所追求的美好境界。

根據大師回憶，大師最早提出人間佛教「四的」定義時是這樣說的：「佛說的、人要的、淨化的、善美的，凡是有助於幸福人生之增進的教法，都是人間佛教。」²⁵ 這裡在「四的」之外，特別從功能角度強調人間佛教「有助於幸福人生之增進」的標準，而幸福人生在這裡便是一個高度的概括，其中「人生」是人間佛教的場域，而「幸福」屬於人間佛教的價值追求，是對「四的」中「善美」的進一步解釋。另外，大師在其他場合講到人間佛教的定義時，也會用其他概念來演繹「善美」的含義：「只要是對人類的利益、福祉有所增進，只要是能饒益眾生、對社會國家有所貢獻，都是人間佛教。」²⁶ 這裡提到人類利益福祉的增進、對眾生的饒益和對社會的

25. 同註 24，〈我所認識的人間佛教〉，頁 99。

26. 星雲大師：〈中國文化與五乘佛法〉，《星雲大師全集 27·第二類【人間佛教論叢】03·人間佛教論文集 1》，頁 195。

對星雲大師人間佛教「四的」定義的理解

貢獻等，都是從人類利益的角度來說，是人間佛教善美性格的具體表達。

從人生幸福，到人類福祉，再到社會與國家的建設，必然會進一步拓展到整個人間。大師說：「人間佛教就是以佛法來美化人間，也就是把佛陀對人間的教化、開示，落實在生活裡，透過對佛法的理解與實踐，增加人間的幸福、快樂及美滿。」²⁷ 人間佛教對人間的「美化」只能是藉由佛法的實踐來展開，而不變的目標是「幸福」、「快樂」、「美滿」。在這裡，「善美」的解讀不但視域更加拓展，而且指向美好的內涵也更加飽滿。

「善美的」內涵還包括更具整體圓融意義的境界。佛光山泰華寺住持心定法師說：「佛說的、人要的、淨化的、善美的，一切都讓人能接受，才能產生人間歡喜。而人間佛教的定義，就是法界融合，整個世間、世界與宇宙都要和諧，同體共生、尊重與包容，就是人間佛教，這也是大師一生所實踐的。」²⁸ 這裡提出的「法界圓融」也屬於人間佛教「善美」性格的重要表現，而「法界圓融」的體現便是整個世界和宇宙的和諧、共生、尊重與包容。

「善美的」終極還在於生命的圓滿。大師說：「所謂人間佛教，……是『善美的』，是至善至美，能改善人生，讓人更能擴大、更能昇華、更能圓滿自己。」²⁹ 而圓滿，在大師的講述裡就是指覺悟的境界、涅槃的境界、與法性真如合一的境界，也就是生命可以

27. 星雲大師：〈宗門思想篇·思想體系〉，《星雲大師全集 34·第二類【人間佛教論叢】10·人間佛教語錄 3》，頁 22。

28. 心定：〈慈悲是一切的根本〉，收入星雲大師：《星雲大師全集 91·第三類【教科書】50·往事百語 4》，頁 74。

29. 星雲大師：〈奧運的精神〉，《星雲大師全集 130·第四類【講演集】27·隨堂開示錄 16·對談專訪（3）》，頁 66。

達到的最高解脫境界。

（三）「淨化的」與「善美的」之間的關係

如果說「淨」是佛教修行的根本，那麼「善」就是佛教修行目標的核心。所以，二者的關係，首先是一種因果關係，即因為「淨化」的修行實踐，達到「善美」的境界，前者是方法，後者是結果。作為修行的方法，前者以淨心為主，以般若智慧為基礎，後者作為一種境界，是嚴土利生的結果，以福德的呈現為主。所以，淨化是一個智慧不斷熏習的過程，覺悟不斷提高的過程，心地不斷明亮的過程，精神不斷自在的過程，而善美則是福德不斷積累的過程，生活不斷提升的過程，生命日益莊嚴的過程，圓滿不斷趨向實現的過程。

從信解行證的角度看，在佛教的基本架構中，首先是信佛所說，其次是解人所要，第三則是付諸實踐的方法，第四便是希望達到的境界，也就是通過淨化人心最終實現善美人生，簡單說就是：行淨化，證善美。前者是實踐的開展，後者是目標的達成；前者是一種修行的過程，後者是一種期待的境界，類似「四諦」中的滅道二諦，只是人間佛教特別強調了道諦的自心淨化性質，因為這種淨化和道諦中的正見、正思惟、正念、正定等一脈相承，而滅諦則特別強調了生命解脫的人間品格，將神祕難測並具有玄虛意義的涅槃落實到現實生活的幸福和現實生命的圓滿方面來。

行人心之淨化，證人生之善美，從內在的改變到外在的提升，從精神的革命到生命的圓滿，對信仰者來說，就是從修行方法的認同和堅守到修行目標的期待和實現，這是一條源自佛陀時代的不變路徑，也是人類從古到今，一切宗教和文化乃至一切政治團體為其

對星雲大師人間佛教「四的」定義的理解

特有的理想而奮鬥的共同路徑。對人間佛教來說，從人心之淨化到人生之善美，正是佛陀的本懷。正如星雲大師所說的：「佛教可以改變心靈，心靈就是工廠，可以製造善美的事物。」³⁰以佛教改



「淨化」的修行實踐，可達到「善美」的境界。

變人的心靈，就是依據「佛說的」應對「人要的」，而方法則是淨化人的心靈，其結果就如同心靈是個工廠一般，經過淨化的勞作過程，便製造出「善美」牌的产品。

總之，「淨化的」是修行核心，上承佛說，啟智開悟；「善美的」是證果核心，下啟人要，嚴土利生。二者彼此相依，在傳統佛教的框架中則屬於行和證兩個相互呼應的部分，在人間佛教的定義體系中，分別屬於方法定位和價值定位。

四、總結——「四的」二重結構與現代價值

人間佛教定義中的四個限定，各自堅守著某種特定的內涵，形成一個彼此呼應的整體，共同完成對人間佛教的定義。我們在前文中將「佛說的」與「人要的」作為彼此對接的關係，將「淨化的」與「善美的」作為彼此相依的關係，等於揭示了「四的」的兩重結

30. 星雲大師：〈二〇一二年〉，《星雲大師全集 232·第六類【傳記】27·星雲大師年譜 6》，頁 86。

構。我們現在再分析一下這兩種結構之間的關係，以及因為其他交叉關係而形成另一種兩重結構，以便更加清晰地理解四個限定的彼此呼應與圓融一體。

(一)「四的」之間前後呼應性二重結構——法的抉擇與法的應用

「四的」中的前兩個形成一重關係結構，後兩個形成一重關係結構，這兩重結構之間又是什麼關係呢？如何理解兩重結構形成一個整體的人間佛教定義體系？

「佛說的」與「人要的」之間形成第一重結構。其中，「佛說的」上承遠古，從信仰客體的角度強調正法之源，為佛法的提供者；「人要的」下接當今，從信仰的主體角度強調正法之用，為佛法的需求者。二者之間搭建了古今貫通、主客融會、供求對接、聖俗一體的關係，形成縱向呼應，將遙遠的佛法和當下的需求連結在一起，佛陀與今人之間生命相依，情感共鳴，類似於西方宗教的人神對接，共同完成對佛法的抉擇，並以「佛說的」神聖性和「人要的」主體性而形成啟下的態勢，也就是「佛說的」必然匯出「淨化的」解脫路徑，而「人要的」必然匯出「善美的」理想藍圖，從而與第二重關聯式結構形成上下呼應關係。

「淨化的」與「善美的」之間形成第二重結構。其中，「淨化的」根本之路在於對治人心所汙，從實踐過程的角度強調正法之心；「善美的」直指人心所向，從實踐目標的角度強調正法之境，二者之間形成因果呼應、內外相成的關係，與第一重關係結構的縱向貫通有所不同，它們之間主要是一種橫向一體的關係，共同完成對法的運用，並以「淨化」、「善美」的因果機制，而體現為境界相成

對星雲大師人間佛教「四的」定義的理解

的人間佛教現實圖景。如果說「佛說的」與「人要的」具有啟下的作用，那麼「淨化的」與「善美的」則具有承上的意義，因為「淨化的」必然承自「佛說」之法，而「善美的」必然承自「人要」之境。如果說「佛」與「人」是兩種生命存在，形成聖凡一體的結構，那麼「淨」與「善」就是兩種源於生命並成就生命的存在，形成「既淨必善」的佛教理想格局。

（二）「四的」之間交叉呼應性二重結構——法之體與法之用

星雲大師人間佛教「四的」定義既存在前兩個和後兩個之間上下呼應、先後相依的一體化結構，也存在另外一種交叉性二重結構。

首先，「佛說的」和「淨化的」之間彼此鏈接，圓融一體，因為「佛說的」一定是有關如何進行「淨化的」的法，從人間佛教理論實踐的真實來看，也就是佛陀所開示的覺悟之道，憑藉般若智慧的觀照，實現心的淨化，完成生命的圓滿，所以，「佛說的」和「淨化的」能確立一種聖潔的品格，使人間佛教成為超越一般文化的具有出世品格的解脫之道。大師曾經說過：「我的人間佛教，旗幟鮮明，我主張『以家庭為中心，以社會為對象，以世界為發展，以圓滿為目的』，是融入世間，而又超越世間的出世法。」³¹ 這裡強調了兩個方面，一是關注家庭、社會、世界的「融入世間」，一是「以圓滿為目的」的「超越世間的出世法」。也就是佛教的基本原則，真俗二諦圓融，世間出世間統一，在人間實現具有超越意義的終極圓滿。

31. 星雲大師：〈「三好」的意義〉，《星雲大師全集 200·第五類【文叢】66·星雲智慧 2》，頁 175。

《人間佛教》學報·藝文 | 第三十八期

其次，「人要的」和「善美的」之間也形成相依關係，因為「人要的」正是「善美的」，二者之間難分難解，自成一體。人類在這個世界上生存，早已形成避惡趨善的生命抉擇機制，只要是人，其人性需求必然朝著善美的方向。於是，便形成這樣的一個次第相成的生命邏輯：人活著，就有人所需要的；人要的，就一定是善美的。二者之間相依而成，見證了生命的人間真實。

這種交叉性兩重結構，也就是「佛說的」與「淨化的」作為第一重結構，「人要的」與「善美的」作為第二重結構，二者之間也存在彼此呼應的緊密關係，形成人間佛教定義的另一種意趣。首先，「佛說的」和「淨化的」體現了對人間佛教之屬性與軌則的揭示，相當於佛教的理論與實踐，合為佛教之體，依之則為契理；「人要的」與「善美的」體現了對人間佛教之功能與價值的揭示，相當於佛教的用途與目標，合為佛教之用，依之則為契機。這兩重結構之間體現了屬性與價值、所依與所成、神聖與世俗、法體與法用等多重呼應關係。

星雲大師說過：「將佛陀對人間的開示、教化，落實在生活裡，透過對佛法的理解、實踐，增加人生的幸福、美滿、快樂。因此舉凡佛說的、人要的、淨化的、善美的，只要有助於幸福人生增進的教法，都是人間佛教。」³² 這句話便能體現四個限定之間的交叉呼關係：「佛陀對人間的開示、教化」屬於「佛說的」，「落實在生活裡」屬於「人要的」，這是第一重結構；「透過對佛法的理解、實踐」屬於「淨化的」，「增加人生的幸福、美滿、快樂」屬於「善美的」。這種交叉關係展示之後，意趣自然得以呈現，結論便應運

32. 星雲大師：〈第十七課 兩條船〉，《星雲大師全集 99·第三類【教科書】 58·金玉滿堂 7·古今譚》，頁 74。

對星雲大師人間佛教「四的」定義的理解



人間佛教勇敢開新，呈現生動活潑的發展景象。圖為佛光山梵唄讚頌團「恆河之聲菲馬梵唄巡迴公演」謝幕。2002.6.1

而生，即隨之而來的總結：「因此，舉凡佛說的、人要的、淨化的、善美的，只要有助於幸福人生增進的教法，都是人間佛教。」

（三）「四的」的現代價值

「佛說的、人要的、淨化的、善美的」，四個限定彼此呼應，圓融一體，形成一個內涵飽滿、指代清晰的人間佛教定義。這個定義的現代價值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 信仰內涵的定性

人間佛教在現代轉型過程中積極與社會對接，努力推進通俗化、生活化發展，從寺院圍牆走出，從山林封閉的世外桃源進入人

間社會的各個領域，並在傳統佛教既定的經論、戒律、清規、法事以及僧信關係、師徒關係等固有體制之外，勇敢開新，呈現出生動活潑的發展景象，打破了佛教與現代社會之間的隔閡，充滿人間化氣息。這種景象也引起很多人的誤解和擔憂，認為人間佛教發生了世俗化蛻變，正在喪失佛教固有的神聖性資源，淡化了信仰和終極超越，偏離了佛陀的正統。星雲大師人間佛教定義中的第一個限定便是「佛說的」，第三個限定是「淨化的」，明確了人間佛教與「佛說」保持一致的基本原則，並將佛教以淨化人心為核心的實踐之路確立下來，從而與其他文化和其他宗教完全區別開來。這是一種文化的自覺，也是一種文化的自信。

2. 現代價值的定位

一般人都會認為宗教的最大特徵在於對彼岸的追求，宗教信仰的彼岸不但不在这个世界，而且也不在今生今世，所以，宗教的功能指向是超越人間的。就今生今世的功能來說，在大陸極具影響力的馬克思認為，宗教是鎖鏈上的花朵，是人民的鴉片，具有現實的麻醉作用，所以是統治階級統治人民的工具。一般人也會認為，宗教將人的注意力從現實拉向玄幻，將人間問題消匿在超人間的想像之中，不但不能直面人間問題，而且養成與黑暗和解的惰性。

在中國，宋元以後，佛教在專制皇權的高壓下，在儒家文化的排擠下，日益從社會生活的主舞台中退縮，將自己的角色集中於薦亡超度、念佛往生、地獄救度等方面，成為一種死人的佛教。到了近代，隨著社會的轉型，文化的多元以及西方宗教的傳入，佛教才逐漸醒來。有識之士開始重拾佛教的真精神，而太虛大師則掀起佛教的三大革命，打起人間佛教的大旗，由此開始，重新定位佛教的

對星雲大師人間佛教「四的」定義的理解

價值。星雲大師人間佛教定義中的「人要的」、「善美的」直接對應現代社會，呼應人間的需求，並將「佛說」的「淨化」之法和這種人間需求完美接軌，體現了人間佛教獨特的價值，這是對明清佛教消極避世現象的批判和扭轉，既為佛教文化拓展了廣闊的社會生存空間，也為人間佛教的未來發展方向提供了引領。

3. 信仰認同的定標

佛教早在佛滅一百年的時候便分裂為大眾部和上座部，此後便一直存在各種各樣的派系紛爭。人間佛教從近代太虛大師的時候開始，便出現新舊兩派的不和。在人間佛教內部，也有兩岸之間以及佛光、法鼓、慈濟、印順等台灣人間佛教的多種類型。與此同時，隨著全球化的迅猛發展，傳統三大語系佛教的彼此會通成為時代的主流，於是，建構佛教的信仰認同便成為佛教界人士特別是佛教領袖人物的使命。

星雲大師正是在這一背景下提出人間佛教的定義。大師的這一定義，在建構佛教領域的信仰認同和文化共識方面具有重要的意義。總體上看，「佛說的」和「淨化的」有利於全球佛教界的信仰認同，「人要的」和「善美的」有利於各不同宗教之間的文化認同。在整個佛教內部一片紛爭的時代，文化共識和信仰認同有助於搭建普遍認可的交流平台，促成全球佛教精神紐帶的形成，消解不同派系之間的彼此排斥，形成佛教的精神合力。星雲大師曾滿懷激情地展望：「人間佛教是佛說的、人要的、淨化的、善美的，必定是未來世界的光明，必然是普世的希望。」³³

33. 星雲大師：〈佛光新三寶〉，《星雲大師全集 119·第四類【講演集】16·隨堂開示錄 5·教育講習（5）》，頁 29。